

蚕豆

□高邮 姚正安

4月的最后一天，趁着假日，带5岁的外孙女小点去乡下的亲戚家。

饭前无事，便搀着她到田埂上转转。

已经抽穗的小麦平铺着，一直伸展到目力不及之处，间以村庄，闪着绿光，点缀着多重色彩，尽显水乡的无限魅力。

小点眨巴着眼睛，对一切都感到新奇，问这问那，时不时来个“是什么”“为什么”，迸发出令人惬意的童真童趣。

看埂上的蚕豆已经花落结英，摘下一个小指大小的蚕豆荚，剥开壳，取出三枚很小很嫩的豆子，我自食一枚，微甜且涩。一枚给小点。小点问是什么？我说是蚕豆，很好吃，你吃吃看。小点送入口中，一会便皱上眉头，说，不好吃，苦，立马吐了出来。我笑了。我知道，不好吃，蚕豆还没成熟，蚕豆的成熟期一般是谷雨前后几日。

小点是吃过蚕豆的，那是在菜场超市里买的，她哪看过生长着的蚕豆，更没有吃过苦涩的嫩蚕豆。

小点也不会知道，蚕豆对于几十年前农村小孩具有多大的吸引

力。

蚕豆刚长出小爪儿，我们几个便猫着腰到田埂上偷食嫩蚕豆，被大人看见一准遭骂，“馋死啦，烧草虾等不得红”。

蚕豆成熟了，一般人家都是用大咸菜烧蚕豆，大咸菜越冬经春，有点酸酸的，配上鲜嫩的蚕豆，既爽口又下饭。祖母比较讲究，到肉案上买半斤猪肉，切成肉丁，红烧蚕豆，蚕豆有了荤油的滋润，鲜美而滑腻，红乳子泡饭，油油的滑滑的甜甜的，那种感受实在不是文字能够描述的，也不是语言能够说清的。

父母用嫩蚕豆做菜，我们则以嫩蚕豆做零食。把嫩蚕豆炒了吃，外脆内软，糯糯的，香香的。把嫩蚕豆用线穿好做成豆环，像项链一样套在脖子上，过一会，吃一粒，趣味无穷。

蚕豆的嘴黑了，表示蚕豆老了，不适宜简单做菜，要么剥成豆瓣，晒干，以待日后做瓠条汤或者冬瓜汤之用，要么，直接晒干了，储存起来。

干蚕豆吃法更多。炒了当零食吃，最常见也很便当的。炒熟以后，加上水煮，拌以菜油，拍几瓣大蒜头，当早晚饭菜，一绝。把干

蚕豆用冷水泡开，放在锅里焯，适量油盐，少许八角（香料），做成如茴香豆一般的烂蚕豆，且香且粉，为人喜爱，特别是牙齿不好的老年人，尤为喜欢。还有人家将老蚕豆放在冷水里泡，然后焐在旧棉袄里，不几日，蚕豆出芽，做成豆芽菜，也别有风味。端午节前，有的人家用蚕豆瓣裹粽子，煮粽子时，屋子里氤氲着一股股清香，剖开粽子，米白而豆黄，香气袅袅，我这个不喜欢吃粽子的，也要吃上一只。冬天里，爆炒米的来了，蚕豆丰裕的人家，会爆炒蚕豆，炒米机里爆出的蚕豆，一个个都开花了，肉子脆得很。过年的时候，哪家大年初一给拜年的小孩抓上一把炒蚕豆，小孩们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现在的饭店里食品厂里，蚕豆非但没有缺席，而且以新面孔出现，有怪味蚕豆，有油焖蚕豆，有豆瓣酱。当然，有些只是用了一个新概念，做法还是传统的。

无论是物力不足的过去，还是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蚕豆都是一道经久不衰的美食。

另外，蚕豆还有医用价值，但吃多了，会患蚕豆病，这是先前所不知道的。

临水而居

□南京 赵培龙

一转眼，搬到中和桥外秦淮河这边住已有九个年头。不敢说“靠水吃水”，但临水而居，着实沾了不少水光。风景秀丽、空气新鲜不算，对于从小生活在水乡泽国的我来说，看到河和水便有回到故乡一般的亲切。

这里水面开阔，上游远处连着句容河、溧水河、江宁方山埭，下游则是水利枢纽节制闸，之后水分两路；一路悄悄流过九龙桥直向西，由东水关进入南京城，后经过夫子庙，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吟诵最多的文化河流；一路滔滔奔向中华门绕行城外，成为南京的护城河。这里水流湍急，水质清澈；这里花木扶疏，飞鸟啁啾。这里也是我一年四季散步走得最多的地段。

阳春三月，碧水如蓝。我与好友各拿一根钓竿，坐在轻摇的柳丝下，边喝茶、边聊天、边垂钓。河里鱼不算多但很杂，有黄辣丁、鳑鲏、桥丁儿、花鲢、鲫鱼，最多的是

小参子。我钓技欠佳，钓得小而少，好友水平高一些，有时能钓到斤把大的花鲢和浪里白条。吃鱼没有取鱼乐，我们不在乎钓到了什么，钓的就是那份清闲与怡情。

不觉清明，水浅河瘦。离岸不远处隐约可见浅水淤泥上一只只蠕动的螺蛳。这个时候，拿上螺蛳捞筐，一个上午准能舀到不少螺蛳。尽管一身泥一身汗，但满满的收获令人乐此不疲。弄回的螺蛳清水养上一天，让其吐出污泥浊水，第二天葱姜辣炒，添上时蔬，佐以小酒，真乃美得不轻。

小满前后，堤岸上绝大多数树花退去嫣红姹紫，走在浓密的绿荫道上，可见玉兰花竞相开放，枇杷果绿里泛黄，小桃粒毛茸茸的，沿河的人工风景带依然五颜六色，小花竞相开放；临水而立的一丛接一丛芦苇摇曳起伏沙沙作响。这个时候是取笛膜和打柴叶的最好时机。艳阳下，清风里，我

带上锋利的刀片，选几根粗壮匀称的芦柴杆割下，留三尺左右，剥叶去尾。爱人则在芦苇丛中上寻下探选择肥大宽厚的柴叶咔咔摘下，然后就近河水里清洗包好。回到家中，我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取笛膜，之后将薄如蚕翼雪白透明的一条条散发着清香的膜子夹在书中保存起来待用。爱人则忙得七颠八倒，淘糯米、泡蜜枣、取蛋黄、浸制猪肉，然后烫柴叶，开始包粽子。

其实，两岸护坡上的野菜同样令人欣喜，从初春到仲夏，荠菜、马兰头、苜蓿，还有马齿苋、蒲公英等。只要愿意“尝鲜”，随时可以将这些“野草”化成唇齿间的缕缕滋味。可以说，挖野菜是最具诗意的劳动，既欣赏沿河风景，又有得玩，还有得吃，真正体味“人生之富贵不过一饭一蔬”的深刻与美妙。

上善若水，只要做个有心人勤快人，不去损坏自然环境资源，水的馈赠是可尽情享用的。

浅夏之爱

□山东青岛 刘新丽

春夏秋冬，各自都有独特的美。比如说春天的浪漫，夏日的热情，秋天的斑斓和深冬的大雪。即便如此，我最喜欢的还是初夏时光。

当荼蘼花开在漫山遍野的时候，层峦叠嶂便悄然迎来了初夏。浅草染了深绿，桃树挂满青果。夏雨丰沛，一场长高了芭蕉，一场淋红了樱桃。

初夏的美，承接了春天的呢喃，打开了仲夏的门扉。

初夏的田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青草比着劲儿地长，鲜花深处有许多不知名的果子在荡漾。小溪流水的欢快声，在清晨汨汨地叫，像是要把谁家的黄鹂、杜鹃都来叫醒。

外出游玩，遇上林野一片，随着枝繁叶茂的寂静小路蜿蜒而上，让人有了一种探幽的惊喜出

现，初夏的阳光妩媚，清风温柔，林间的空气清新无比，偶尔合着淡淡的草香、木香和花香，让人禁不住悠然自得起来。就连最烦心的事情，都被抛到了脑后，满身的心旷神怡。

初夏的傍晚，一家人坐在室外的阳台上，品茶、小酌。席间来了两位邻居，一起谈论起白天里遇见的初夏景色，几个人举起杯敬这一份恬淡，也敬这天地一份豁然。待到孩子半酣，人亦微醺，都说好茶亦醉人，今晚大家的確是被这初夏之夜陶醉。

农田未忙，犁人也不用早睡，任着性子吟出几句夏天的诗歌，谁知道被塘下的蛙听了去，一起合唱了起来，倒像是一曲初夏的交响曲，有种浑然天成的味道。

初夏的时光，曼妙无比。

次日走出去，邻里间打着招呼。街东头的王奶奶捧着半个西瓜喂自家的孙子，遇上有几个起来玩儿的小伙伴，大家也并不客气，你一口我一口，笑得王奶奶的眼睛像极了还未褪去的一牙弦月。

初夏的瓜果并不值钱，早早下地的邻居看见自家孩子讨瓜吃，赶紧把背篓里的甜瓜拿出来两个，手一拍便露出了蜜一样的甜瓜汁来，惹得孩子们一哄而上，喊叫着赶紧分给自己一块儿。甜瓜分完又有邻居端着草帽猫着腰地给孩子们一个惊喜，哇！是刚红的樱桃，一个个鲜红欲滴。瞬间，尖叫声便响彻了半条街，大家分食完毕，依依不舍地跟着大人往家走。

初夏的阳光大方地洒在大人和孩子的身上，又是一整天的晴朗。

小买卖大生意

□北京 马铃薯

初春的一个中午，阳光暖暖地亲吻着大地，微风徐徐地抚摸着树叶，我惬意地感受着春的生命力，悠闲地漫步在大街上，东瞅瞅，西望望，美尽收眼底……

肚子突然咕噜咕噜叫了起来。瞄一眼手机，已是午餐时间。正想着吃什么，迎面瞧见一个包子铺。我跨上台阶，来到橱窗前。

透过橱窗玻璃，一对儿中年男女正在忙活，大约是夫妻。街边小吃店多为夫妻店，他们靠劳力赚钱，资本小，利润薄，一般不雇用外人。只见男人擦拭着台面，女人忙碌着后台。后台有一组五六片笼屉的蒸笼，坐在火炉上冒着热气。

菜谱被高高地挂在橱窗上方，我踮起脚抬起头，细细地浏览了一遍，点了两个牛肉包和两个香菇油菜包。

女人接过单子，右手从左手边的桌子上，拿起一个小塑料袋。左手揭开笼屉，右手捏着塑料袋的外层准备去抓笼屉里热气腾腾的包子。可能是温度太高，包子很烫，女人的右手没抓稳，包子从塑料袋里滑落到地上。女人匆忙弯下腰，捡起躺在地上的包子，眼睛穿过左胳膊与身子的缝隙，瞟我一眼。我装着没有看见，女人迅速把包子塞进了塑料袋。

绽放在夏日里的青春

□浙江台州 黄彬倩

阳光熹微，映照着两个虔诚者的身影。

我和文友两人一前一后，沿着唯一的小径闯入了一个村庄，几间石屋，基本呈倾颓之势，瓦顶坍塌，肆意生长的荒草趁虚而入。

倏而，远处山涧的绿幕被风撕开了一个口子，露出明晃晃的红。脚步追随着目光，趟过潺潺的溪流，走过渐隐的石道，柳暗花明处是一丛三角梅。可惜我的拙笔摹不了它的热烈奔放，但当初承载的那份记忆清晰可辨，是无法被时间抹去的。

六月，迎来千万学子的赶考季。高考，意味着人生的判然分野。一群人，彼此心照不宣，收起放逐的漫无目的和随心所欲，心中怀抱着“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近处是春山”的信念，在一个个深夜啃食着寂寞与惆怅，酸涩的汗水杂糅着油墨，是那段时光里最挥之不去的气息。

盛夏时节，阳光碎玻璃般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教室外的走廊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陈慧芳。在三角梅庇护的阴凉处，慧芳紧紧地抓住书，期望以此来改变自己，改变作为班级里唯一一个贫困生的现实。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所有的生活都被她浓缩在一本本书册里。同窗三年，她几乎不与别人交往，她的冷漠并非内心深处绝世无双的自诩之情和自命不凡的孤傲，而是她把单薄的青春压制在迷人眼的欲望之下。

青春，对于慧芳来说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词汇，多年后，她以一名人民教师的角色闪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这些年她所承受的，要说能感同身受，一定是苍白无力的。但在她的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若将岁月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芳华”的绚烂。

站在山脚下，眼前绽放的三角梅让时间有了漫漶的错觉，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夏日，我看不见在走廊里，那个捧书啃读的女孩。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013 号

投稿信箱:xinfukan@126.com